





都會交響曲

張若谷著

上海  
真美善書店

1929

邵  
洵  
美

給

著  
者

49848

目次

目次

會 序.....一

前 奏 曲.....一

都會交響曲.....一

月光奏鳴曲.....五七

寂寞獨奏曲.....九三

中秋黃昏曲.....一〇九



## 會 序

若谷把他最近的短篇創作彙成一集，命名都會交響曲，叫我給他做篇序。其實做序文的意義，祇是把作者欲言未盡的地方，給他發揮一下，引申一下，使讀者們對於作者有一層的瞭解。我跟若谷雖交誼的歷史不久，可是能瞭解他的朋友中，似乎也可以算一個，那麼，在這裏給他贅上幾句，或者也是可以的呢？

我向來以爲文學作品多少總是主觀的表現，不論你是怎樣客觀的描寫，總有時在字裏行間會

顯露出作者的本來面目；所以，明眼的讀者都能看過了作品就認識作者的。

比仿這本都會交響曲中的四部小說，我知道作者下筆時都是取着純粹客觀的態度，可是我們跟作者熟稔了的人看了之後，祇覺這兒那兒時時浮露出一個張若谷的影子來。不信你瞧：

若谷是生長在都會中，從未有一天脫離過都會生活，所以這四部小說全都充份地表現出都會中的色彩，豐富，迷魅，活動。他是沉醉在都會生活中，眷戀着物質享受的，所以這部書可以算是都會的頌詩。

從小在音樂環境中長大的若谷，在作品中，

也給我們一種音樂性的魅力。音樂我本是外行，可是生就有一種靈敏的受感性。每常在音樂會中聽到交響樂，也會興奮，聽到悲調，也會惻然，雖一時指不出感動我的在什麼地方，可常會莫名其妙地受音樂的支配，讀着這本都會交響曲，我感到彷彿又在音樂會中聽着一隻隻曲調順序的演奏。

再從技巧方面說。我覺得作者有兩種特性：第一，他擅長着「裁縫的藝術」。裁縫能把人家做就的布正拿到手裏湊起來就成了自己的創造。這件做就的衣服的確有新的靈魂，新的生命，決不是用標竊伎倆者所可比的。若谷的作品，

每常要遇到他人的作品給他利用了創生出一種新的情調，這不是一種天衣無縫的神工嗎？

第二，他擅長着個性的表現。若谷是個深心的觀察者，凡跟他接觸過的人，他都能提出他異人的特點；因此在他作品中，每一個人物，都有他不類別人的地方，其實他祇留在腦海中的種種模型搬到紙面上來表演一番而已。

或者讀者們要緊着音樂會的開始，討厭我這開場者的絮絮不休吧？

那麼，大家靜些，聽作者自己的前奏曲吧！

一八，八，十七日，虛白。

# 前 奏 曲

這本是我的處女作集，裏面收的是都會交響曲，月光奏鳴曲，寂寞獨奏曲，與中秋黃昏曲四篇短篇小說。

嚴格地說起來，自己知道這四篇還不配稱做爲小說。在中國，小說是一個圓圖籠統的名詞，在十多年前，凡是不能列於經史子集或詩詞論文一起的文章都可以叫做小說，近年來，則又變成了別乎詩歌戲劇評論的一個泛指名字了。在西方，關於小說至少有下列幾種的類別：Roman, Nouvelle, Conte, Fictien。Roman的定義，要算陳季同將軍下得最確切，他在讀物展覽館一文中說：『羅曼是一種很長的敘述，那裏面常見到的，一大半，一箇

男子愛戀一個女子或者交互的。有各種的串插。或在愛戀過程中加入意外的事，到最後一節，普通總是成了眷屬并且生了許多孩子。」（引東亞病夫譯文）與今日流行的「妹妹我愛你」或什麼「師生的愛」一類的戀愛小說似乎有些不同。Novelle 從字詞上看起來，是指一切用新聞時事做題材的 Conte 是近乎中國的傳奇及故事。至於 Fiction 則近乎即興派的一類東西。我這四篇都是不合上面所說的三種門調兒，而且各篇有各篇的作風，爲使讀者易於瞭解起見，特地自己來寫幾句說明。

都會交響曲是幾個朋友們日常生活的紀錄。裏面的人物，雖則都有對像，但是可惜我沒有一

枝生花筆，不能用寫實派的手段，活龍活現地紀錄出來。不過在造句方面，因為最近讀了法國保爾穆朗 Paul Morand 的作品，所以受了一些暗示。中間本來還有許多百貨陳列式的文句，聽了文友朱應鵬先生的忠告都割愛刪掉了。全篇中的地方背景，雖則都是真實的，但是却也不能完全當做上海指南看，祇有最後的結束，是直接從報紙新聞上抄下來的。

月光奏鳴曲是一篇虛構的文章。也可以說是讀書劄記式的文章。中間穿插貝多芬的月光奏鳴曲那一段故事，全完借引田邊尚雄的作品。有一個朋友從日本寫來打聽斯文是什麼人，也有人要

知道郁慧小姐是誰的替身，我勸讀者可以不必認真索隱，因為左右不過是「遊戲文章」罷了。

寂寞獨奏曲的確是一件真的事實。那兩封信全完是出於主人公的手筆，我因為深深同情於那位寂寞感傷病的患者，就編寫成了那一篇文章。某女士看了以後寫信告訴我：『你的寂寞獨奏曲描寫思想衝突的痛苦，含意不露，深深引起我心絃的共鳴。』這個同感的批評，要是給那主人公知道了，一定可以得到一些慰安的吧。

中秋黃昏曲是一篇半虛半真的文章。我有一個朋友單戀上了一位女性，他從來沒有向伊吐露哀情，後來女的嫁了他人，他傷心萬分，把他的苦

閻都被瀝告訴了我，我異常同情於他，當時就預備寫了一篇東西，把我自己當做主人公以免引起那個朋友與他人的誤會。過了不久，我就寫成了這一篇中秋黃昏曲，中間把借東亞病夫父子同訪某女士的事也寫入，不意某女士近來誤聽流言，說那篇文字污蠱伊的名譽，來書責問，再三的解釋，都不能得伊的諒解。我自愧誠不足取信於朋友，復以文字見疑於人，橫蒙不自，夫復何言？：：但是，像這種無謂的誤會，在當局者本來可以付之一笑，不過在放佈流言者的方面，總應該負一點責任纔是。

回顧自從我從事執筆生涯到現在，在四年中祇

寫成了一些隨筆的東西，在小說創作方面毫無什麼成就。就是這一本小冊子裏所收集的，也祇是從讀書隨筆蛻化出來的文章，連自己都不敢相信是創作。雖則有時也發過從事創作的野心，但是終於因為得不着靈感，結果還是一字無成。記得日本加藤武雄說過：『若是作評論，雖是千言萬語也會立地寫成，小說真是不好做。』馮沅君女士說得更對：『純理性的文字無論何時皆可做，只要時間精神參考書敷用。文藝是生命的象徵，在生命流不到可翻波瀾的時間，決成不了可觀的東西；縱然勉強成功，也是紙花或噴水噴的水。』這四篇東西，老實說都祇能當做紙花般的作

品。因為裏面所寫的，都不是我私人自己生活或情感表現。近來因為常常有機會與幾個對於文學上有成就的朋友來往，無形中多少受了一點感化，居然不自量力地寫成了這四篇東西。如其將來我能從事文學創作的話，這四篇却祇當做一種像藥品中的樣包，真正的處女作品，還須假以相當的時機纔敢出與讀者相見。

自己因為特別愛好音樂的緣故，所以這四篇試作都用了樂曲的名詞做題目。我何曾不想做成功一個音樂家或詩人，來編幾首無辭之歌或無譜之曲？祇恨那詩歌與音樂的女神，與我都沒有因緣，此生大概是無望的了。但是這四篇試作的文體

，結構與佈局，都摹仿樂曲組織方程，是有音樂性的散文。四篇都用高速度 *Allegro* 的節奏；裏面有輕揚高下 *Crescendo* 或 *Diminuendo* 等的音調；每篇中的主人物就是獨奏的旋律；背景環境與時分就是和聲伴音。不過一件事須鄭重聲明者，就是四篇的曲名都取自西洋音樂中的器樂式曲，交響曲即 *Symphony* 奏鳴曲即 *Sonata*，獨奏曲或司伴曲即 *Cin-*  
*certo*，黃昏曲即 *Senerade*，都是有完密組織的大樂曲，可是我這四篇試作的自身，無論在質的方面或量的方面，不是客氣，最多祇能當做小曲諸歌一類的東西罷了。

一個以做小說為業的作家，曾對人宣稱，說

我的議論，似不及小說，讀其近作，殊覺甚佳。我有幸能得此道中人的同情與鼓勵，更覺勇氣倍增。現在決意把這一本樣品的處女作集，公之問世，而且極希望能夠得到讀者們忠實的批評。

十八年四月清明節後一日。

曲響交會都

都 會 交 響 曲

*Je Voudrais retourner en Asie, rien que Pour écrire le roman de Shanghai*

*Blasco-Ibanez (1867-1928)*

我願再到亞洲去，不做別的，

只寫一本上海的小說。

——伊本內茲

現在我執筆要寫的，是幾個上海人的一夜都會生活。

剛從市政廳聽了交響樂會出來，一個衣冠齊整的中年男子，直貢呢的馬褂，灰嗶嘰黑脂羔皮袍，戴了一頂從莫斯科帶來的羅宋橄欖帽，背後跟着一個雪膚圓臉的青年，雪白的硬領胸衣，襯

托着一身簇新 1930 年式的大禮服。兩個人站立在十字街口的水門汀階沿上邊，四雙眼睛歡送那從大穹門口吐出來的大隊都會男女，成雙結伴的魚貫鑽進場鼻頭式和火油箱式的摩得快的肚皮裏去。偶然從少女們的杏眼叢睫間，有剎那的電波遞送到他們兩人的身上，但是却沒有一個向他們點頭或含笑招呼的。有幾個女性，在伊們兩瓣脛紅唇邊露出一點笑痕，那是激於好奇與傲慢而起的反應作用，決沒有其他們有什麼特別的意味。

『包先生，今夜有什麼雅興？』青年人問道。

『我也說不出所以然，如果沒有開拔費，大

家還是作鳥獸散罷。」姓包的中年人回答道。

那一個青年姓田名小虹，是××黨部的忠實同志。姓包的單名一個度字，是上海很有名的小說家。兩個人都是世家子弟出身，坐在家裏不用憂愁衣食的大少爺，不過每個月家裏並沒有多大的零用錢可以供他們的揮霍，所以他們各人就自己設法弄到不很費力的一官半職，爲使能夠活動享受安樂生活。那天黃昏時分，兩個人正從南京路市政廳聽完了貝多芬第九首交響曲出來。田小虹接著說道：

「我們不妨在馬路上散散步罷，辰光還早，七點鐘纔敲過哩。住在上海的人不去過夜生活，

老早回到家裏睡覺，辜負了這樣可愛的都會黃昏，未免太可惜了。就譬如我們朋友中的章如山就是這樣人物中的一個代表。他是一個很熱情的青年，無論做什麼事都是興高采烈的。但是，生活却很安分，素來沒有在外邊歇過夜。他對於朋友也是非常重感情的，但是對於女性却從來沒有什麼狂烈的熱情，常好像修道院裏的修士一般，真是咄咄怪事。」

『這是各人有各人的自由主見，外人不足道也，依我看來，他的確是一個很安分的青年。』  
『但是我終有些懷疑。你說他很安分嗎？但是他每天從辦事室出來以後，不是也很喜歡同

我們在一塊兒玩的嗎？他從來沒有錯失過一張好的影片。每星期日的市政廳音樂會，他大概總到場聽的。卽如這幾天在蘭心戲院表演的意大利歌劇，他定起座來必定揀四元錢的座位。他每次雖口口聲聲說要回家喫夜飯，但是沙利文，雪園，意大利皇家飯店，海軍青年會，T I N Y與其他幾家外國菜館裏，黃昏時分，時見他的蹤跡。他而且很喜歡在幾條熱鬧的馬路上散步，他常常讚美那條神秘之街的北四川路。我們一同在路上走時，獨有他一個人表面上似乎是目不邪視的，但是，如其有漂亮的姑娘出現在我們眼前，正當我們評頭品足的時候，他居然也會插進一二句極繞

興味的話。而且有時說得比我們更清楚，譬如那位姑娘穿的衣服是什麼顏色，是什麼式樣，是什麼衣料，剪的是怎麼樣式的頭，穿的是怎樣襪與鞋，都報告得絲毫不錯，足見他對於女性也是很注意的吓！不過，他到如今還沒有一個異性的伴侶。最奇怪的就是像他這樣一個在都會裏出入的少年，流行一時的跳舞場却還沒有涉足過一次，不知道他的心裏究竟藏着什麼悶葫蘆？」

「這就是章如山的偉大所在吓，不必加以研究罷。」

田小虹說話上了勁兒，滔滔不絕地說着下面的話：

『靜安寺路是我在上海許多馬路最喜歡的一條，只可惜連在東面的南京路太聾鬧了。不但那許多路旁薔薇要礙手阻腳刺傷行人，還有那紅綠色的牌樓，大減價的旗幟，刺人眼睛的電燈光，大吹大擂的銅鼓洋喇叭，都會把我們剛纔在音樂會裏所得的美妙印像一古腦兒消爲烏有。我們的耳膜還有那許多花蝴蝶一段的音符所遺留下的脂粉，怎樣捨得給那像老鴉一般叫的葡萄仙子歌聲與那從銅線上發出刺耳的京胡雅奏都攪亂呢？我們還是在靜安寺路一帶走走罷！』

『足下如有高見，鄙人無不樂從。』  
那時他們已走過新世界，這兩座南北對峙的

建築物，兩年前是歌舞昇平的游藝場，從五卅以後已改做爲大不列顛國防守陸戰隊的駐紮大本營了。走前十數步，從強烈的白熱光下，映見一帶大幅的電影廣告。畫裏許多明眸皓齒的嬌媚女郎正在勾引着路上的醉男癡女，到那些黑暗的場所去，消磨光陰。紅色的大字寫着卡爾登今日開映「肉體之道」，主演者德國大明星愛密爾約甯；還有那大光明的「巴黎豔舞記」，夏令配克的「肉體與愛情」，光陸的「漠中情血」，上海大戲院的「不夜天」，百星的「蕩婦心」，奧迪安的「春宵豔曲」一切都在炫迷人目，魅誘人心。

「你看過「春宵豔曲」沒有？」包度問。

「看過兩遍了，啊，阿道爾夫孟郁的確可愛。你看他生得一雙滑溜溜黑白分明的眼睛，留上兩撇小鬍子：眼去眉來是他最拿手的表情。進出終是穿着簇新的禮服，尤其是他對付女子時候那一副死樣活氣的神情，真是高明得很。我常常聽見許多女子批評道，『這個戲子真惹氣。』但是伊們實然都個個非常喜歡看他主演的影片。他自從在「禁宮艷史」一張片子出名以來，已成為一個很紅的名角了。」

「的確，我也很喜歡他那聰敏玲俐的舉動。「春宵艷曲」那張影片，也不能夠話伊壞。但是我更崇拜愛密爾約寧。他生得一身魁梧壯健的體

格，是一個純粹日耳曼民族的血統男兒。在呆笨的舉動表情中，着實有許多聰敏的地方。在「肉體之道」中，前半部的表演做得何等精密周到，後半部又何等樣深刻緊張。這張好片子，你非看不可。」

『那末，今夜去看九點一刻的一場吧。』

正走到華安保險公司樓下的光藝照相館門前，兩個人在玻璃窗前站定了。田小虹指着中間那一張包度的照，稱讚一番。包度露出很得意的神氣。那張照片，是他在去年拍的，照相館主人是一個留日的攝影專家，那張照拍得非常酷肖而且有神，現在陳列在許多黨國要人，閩秀名媛，與

新婚儷影的中間，畫作展覽廣告。包度與他的朋友們，每次走過這家照相館門前，必定要站定觀賞一番。有時包度與之所至，會帶他的朋友走進照相館去尋老班談一天，朋友們如有與級拍照，還可以打一個特別折扣。老班做人很和氣，所以生意也非常興旺。」

「噢，前面停的那部汽車不是400號嗎？」  
「田小虹喊着道。」

「正是，一點不差。」

「那是彭家大少爺的踢鼻頭汽車吓！」

「我想他一定在雪園吃夜飯，不妨進去張一張看。」

他們推進玻璃自動圓旋門，看見一隻長形桌子中間坐着一個長臉長鼻的青年，這就是彭家大少爺了。旁環坐了五個美貌的少男少女，兩個男子是他的弟弟，三個少女，一個是彭大少爺的老婆，一個是妹妹，還有一個是姨妹，都穿着很華麗的衣裝。大家正在舞動着真刀真叉，宰割山雞牛排，包度與田小虹一走進門，六對眼睛同時射在他們身上，大家招呼不迭。

半小時後，一部可以坐六個人的場鼻頭汽車把雪園裏一桌的男女，都送到膠州路中園跑狗場相近一座洋房裏去了。

那一宅大洋房就是彭大少爺的住宅，是上海有數建築中的一座。全部用雲石蓋造，周圍是一個大花園，有八條可以駛走汽車的闊路好像八卦陣一般地把那宅高洋房圍在中核。中間是一座大廳，金碧輝煌裝璜得好像金鑾殿一樣。兩旁是兩間精緻小廳，東面圖書室，西面音樂室。那一間圖書室是彭大少爺的私人書房，也就是招待朋友談話的客室。裏面陳設很富麗，單是壁上掛的那張從邦貝火山石古城中掘出來的希臘女詩人莎菲像真蹟，估價在五千金以上。還有那一架英國詩人史文朋集的手卷，是用二十萬金磅的代價在倫敦拍買來的。這一夜包度與田小虹，被彭大少爺

請到音樂室裏去坐。一進門就見四壁掛滿音樂家的像片。中間放着一架STINEWAY牌的三角形鋼琴。從琥珀的燈光底下，照出四壁畫着茶花圖案的房間。琴畔一堆像寶塔一般高的樂譜，都用翡翠色的蛇皮裝訂，上面盪印着彭大少爺與他夫人一對姓氏縮寫的羅馬字母。

道：「請嫂嫂唱一支歌罷。」包度向彭夫人請求

「可以，不過我今天喉嚨不好，還是大家來合唱支『茶花女』中的飲酒歌罷。妹妹，請你彈琴伴奏。」

奏聲乍起，大家跟着起來唱道：

「這是個東方色彩的老晴天，  
大家及時行樂罷，  
嚇，若要有這明媚風光才行樂，  
那又是糊塗絕頂太可憐。」

我們是什麼都不提，  
只要大家舒舒笑笑嘻嘻，  
也不管天光好不好，  
只要是笑眼瞧着酒杯中，  
杯中笑眼相迴瞻。

天公造酒又造愛，  
爲的是天公地母常相愛。

人家說我們處世太糊塗，  
算了罷，要不糊塗又怎樣？

你們愛怎麼這就怎麼說，  
我們能怎麼做就怎麼做。

你便是個最利害的檢查官，  
請求瞧一瞧我們的酒杯，

嚇，保你馬上的心迴意轉，意滿心歡。」

一陣比較鞭砲還要震響的霹拍聲音，從屋中  
五男三女的手掌間爆發開來。……

「ENCORE！ENCORE！」田小虹  
高喊着道。

包度獨坐在房間角裏一隻沙發上，一語不發，低

下頭在那裏默想，露出一種很傷感的神情。後來仰起頭來眼睛儘望着掛在壁上的貝多芬像片，不知不覺幾滴圓凝的淚珠從睫毛的緣邊滾出來。他恐怕給人家發見，急忙抽出手帕假作拭鼻涕般地把淚痕拭去。站起身來，雙手很不自然地拍着手，走近彭夫人前說道：

「嫂嫂唱得真好，這支歌詞真容易叫人感動吓！」

「獻醜，請勿見笑。那支歌的確做得很有意思。包先生，我看我們這一羣中，你要算是一位大哥哥。我們的青春有限得很，再過兩三年後，大家都要老了，再沒這種豪興了。現在乘這個

短促的年兒，大家及時行樂罷。包先生你爲什麼常常意氣闌散，好像有什麼說不出的悲哀？你莫蹉跎你的大好青春吓！」彭夫人很正經地回答包度道。

包度道：「對吓，」彭大少爺接着道，「老坐在家裏弄音樂也沒有什麼多大的意味，我們還是到外面去走走罷。」

田小虹，二少爺，三少爺，彭夫人，彭小姐與徽小姐，六個人像唱歌劇中的合唱部分地回答道：「好，贊成！」

包先生：「你爲什麼老不開口，阿有與綴出去？」彭夫人問道。

『我是很隨便的。』

『不行，不行，不應該說出這樣無精打彩的話，掃人家的興緻。快快振作起精神來。來，到化妝室裏去修飾好了一淘出去。』

大家一起走進化妝室。換襯衫，打領結，擦皮鞋，修眉毛，塗臘脂，剪指甲……各人都在自己身上很忙碌地打扮起來。包度坐在一面八角玻璃鏡前，面上塗滿肥皂沫，右手用萬利自動保安剃刀在刮鬍子。面前放着一隻金盤，裏面陳列着許多精緻的化妝品，COTY牌的香粉，471號的巴黎香水，西蒙香粉蜜，寇丹修指具，必素定牙膏，斯丹康髮膏……等等，都裝在五顏六

色的玻璃磁罐中。不到十分鐘後，鏡子裏所浮現出的包度，年紀頓縮短了十年，容光煥發，面目一新，本來同西洋人一樣白皮膚，經過人工的施術，在白色下微透露出薔薇色的血脈，好像瑪瑙石的斑紋。包度儘望着鏡子呆看。彭夫人過來稱讚着道：

「大家請看我們的包先生罷。看他這副姿色誰說他不是個美男子呢？但是，包先生啊，你的眉毛生得太濃厚了，如其拔去幾根，更還要美麗得多哩。」

「那我不贊成。一則拔起來怕痛；二則終覺得不好意思。留着細眉毛，再塗上唇脂，不是要

給人家當做 G I G O L O 嗎？」

「包先生難得會有這樣的雅興，今夜我們應擁戴他做我們的 H E R O 。請問請位贊成嗎？」

彭大少爺發起問道。

「贊成！贊成！」彭大少爺的提議，一致通過了。

一扇紅綠花玻璃小門，上面寫着「開羅之夜」幾個外國字，從外表望去好像是很神祕的一間小房子。門口戛然停住了一部 4 0 0 號摩得快，從車肚裏吐出三個黑影。在前的一個輕叩小門數下，門呀然開放，把三個黑影都吞到裏面去了。

四壁通紅，平頂放出星點的燈光。地上壁上都鋪掛着深色的氈毯。靠壁幾隻矮低的籐圓桌，旁邊堆着無數的大墊子。幾個頭髮散蓬打着大領結的俄國青年，席地仰坐在下面，如其手裏拿了一管長煙筒，活像常在電影上看見的土耳其的飲食店。中間張掛着兩條波斯厚幕，色彩圖案都含有原始的藝術風味。後面一張亞拉伯繪畫的一個半裸體的猶太少女，在酒冽香霧中舞蹈，旁邊圍坐了許多峨冠長袍的莫罕默德後裔。東角裏有一盞像在廣東酒家常見到的珠江夜月電燈廣告，在紗布裝成的雲堆裏發出圓形黯淡的光彩，照射着全室。

進來的是「開羅之夜」的常主顧：包度，田小虹，還有第一次枉顧的彭大少爺。他們剛把彭家的二少爺，少奶奶，小姐們送到夏令配克去，三個人抽空到這裏來消磨辰光。

彭大少爺新從歐洲回國，識廣見多，對於上海都會裏的一切現象，從來沒有感到過特別的興味。但是他一進「開羅之夜」，就露出奇異的神情。在三個人坐定之後，他就對包田二人說道：「這裏的佈置真別緻得很，如果沒有你們領導，我未見得敢闖進來。這個房間很有點像我的朋友馬士心的印度房間，不過只缺少了一張泰谷爾的照片，與幾隻翡翠瑪瑙蝴蝶的標本罷了。」

「那個印度房間，我也去瞻仰過一次，但是終覺得太悽冷太單調了，沒有像這裏一樣的富於人間味。這裏是一個國際的會合所，過了半夜，跳舞場散後，法國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俄羅斯人，羅馬尼亞人，斯拉夫人……男女老少美的醜的，一古腦兒都會聚集到這裏來小坐，可以使人感到一種異國的情調……」包度答應道。

田小虹接着道：

「這個房間果然不差，但是終不及日本的御料理來得優美。這裏的老班是布爾琪亞人，我並不會講俄國語，而且這裏又沒有女招待。那些日本下女裝扮得何等清潔柔媚，服侍周到，懇勤敬

酒，料理食事。「水啓耶啓」*Saekiya* 與親子井的味道都很可口。而且我可以隨便對伊們說 *Yashiva anāiao Aechieimasse* 一類的話，豈不有趣得多？」

『說起日本婦女，又使我想到了五年前住在東京的往事了。我在日本住的時候，美術品看見了不少，可惜記得都不清楚。只有一件不值錢的，使我現在還要想他。熱天好天氣的晚上，我到街上去散散步，許多走路的女孩兒，都赤了腳，拖了草履，那種潔白可愛，自然，要是我不到這裏來一世不能享這眼福……』*包度* 很感慨地說道。

*彭大少爺* 插說道：『日本女子都是紙上的美人。他們喫慣鹹魚蘿蔔乾的氣味，真叫人難當。』

伊們那種奴婢的性格，我更不贊成。以前我碰着過一個日本少女，生得很美俏。伊不知怎樣地看見了我，常和我廝混糾纏在一起。後來好不容易我用了許多錢把伊打發開了。……」

田小虹不耐聽下去，要求包度吩咐侍者豫備食品，他們兩人還沒有喫夜飯。彭少爺在雪園裏也沒有喫飽，他們想在這裏一嘗異味。

包度就用極流利的俄國話，點了三客「若柯斯加」(生菜冷盆)「鮑爾血」(菜湯)與一盆俄羅斯雞。

不多時後三個人笑容滿面地從「開羅之夜」出來，走進隔壁霞飛路旁一家法國咖啡店裏去。

這家珈琲店的招牌是 C A F E D E R E N A  
I S S A N C E，包度稱他叫做「再生時代」，  
田小虹則叫他做「俄商復興館」。

他們剛坐下在火車箱式的坐位裏，一個大黑  
眼睛的俄國少女笑微微地走過來，站近包度身邊  
聽候着吩咐。

『三杯朱古力汁。』

『這個姑娘，生得委實不錯啊！』彭少爺眼  
送那個女侍的後影隱沒在廚房門後，旋過頭來向  
包度稱讚着道。

『伊不是一個尋常的女招待，足下應該加以

注意。」田小虹告訴彭少爺道。「這是一位落難的白俄貴家閨秀。是一位 PRINCESS，你不信，有兩個證據可以證明。等伊把朱古力汁送來的時候。你可以用法國話問伊保你能够得到很滿意的回答。因為俄國的貴族公子小姐們，從小都是受過南歐的教育，所以個個會講極流利的法國話。你如果再不相信，耐心等一會，你可以看見許多俄國青年們來喝咖啡的時候，他們看見伊都要用嘴唇來親吻伊的手，這是貴族的相見禮。伊到上海差不多有六個多月，最初當某公司的女打字，因為過不慣寫字間的生活，就到這裏來情願做侍女。聽說老班娘娘也是一個貴族，是俄國某

親王的女兒哩。……」

「足下何以會知道這般仔細，難道真有這回事！」

「那都是包度先生告訴我的。」

「我也是道聽途說來的，」包度答應道，「姑妄言之，姑妄聽之，不必多加以研究罷。」

等到那個少女侍者把一盤朱古力汁送上來的時候，彭大少爺眼不轉瞬地儘望着她的臉容，伊把一雙長睫毛的烏圓眼珠對着彭少爺的希臘式的鼻子很迅速地閃瞥一下。彭少爺正待啓口，伊已經走開了。

聽完了許貝德的「黃昏曲」S E R E N A D

E，葛倫甘的「牧羊之聲」舞曲與其他幾張留聲機片以後。三個人重新鑽到400號的肚裏去，彭少爺在撥發動機桿的時候，斜過頭來對那玻璃窗上寫着的RENAISSANCE幾個字，行了一個道別禮。

鄧祿普牌的橡皮輪胎，在平滑的震飛路上打旋轉，車身一些沒有震動，好像滑在冰上一樣。坐在鴨鵝絨墊褥上的包度，忽然喊起痛來，兩隻手不停地揉着肚子。

田小虹很關心地問包度道：

「你着了冷嗎？」

「不，這是胃氣痛。大約東西喫得太多，消

化器失了效力的緣故。這種都會流行病，凡是喜歡在外面喫酒菜赴宴會的人們免不了要生的。除了自己節制飲食以外無法可醫。別的我都不怕，獨怕他將來會變成盲腸炎，那就很麻煩了。」

「兄弟現在想到一條主意，其法甚妙，真有意想不到之效力。」

「足下有何見教？不妨宣佈一番。」

「不是常常有人問你打聽那「西洋年輕女子按摩」是怎麼一回事嗎？現在正可去試驗一番。」

「一試便知」保你可以神清氣爽，什麼痛都會沒有了。」

「妙極！妙極！」彭少爺不待包度回答出來

就把轉車輪，駛過孔雀東華影戲院門口。不到十幾家門面，三個人都從黑物的肚裏鑽出來，推進一家鐵門。正想拾級登樓……

「WHAT YOU WANT？」一個長大的羅宋男子站在樓梯口攔住三個人問道。

田小虹不慌不忙用手點着那門口寫着 MASSAGER 的牌子，回答道：「I WANT THIS。」

「FINISH 那個管樓梯的說明人，很乾脆地說了這一句話。」

「算了罷」。包度對彭田兩人說：「我現在胃氣也不痛了。」

「 G O O D B Y !  
「 G O O D B Y !!!  
「

「這隻電椅，幾時裝在這樣的？」田小虹問彭大少爺道。

這時候包度正坐在沙利文糖果店內廳的一隻電椅子上。頭靠椅背，雙手緊握椅旁左右橫木，渾身浸在電波中震動得非常厲害，震動得包度連嘴巴都合不上來。他睜開了一對眼珠，儘向站在旁邊的彭少爺與田小虹兩個人望着。

「聽說裝了有七年多了，但是自從我發見到現在也祇有三個多月，還是老婆告訴我的哩。」

彭少爺回答道。

「你自己坐過沒有？」

「從來沒有坐過，我很擔心坐了上去會發生意外，所以我連我的老婆都要禁止伊坐。假如一坐上去獻醜起來，那算什麼一齣戲呢？」

「……好了……好……好……了，」包度搖着左手叫僕役停止發電機，從椅子上立了起來。

「覺得怎麼？」彭少爺問包度道：

「啊，啊，坐上去真渾身舒服，筋骨酥暢，比理髮店中的電氣按摩要妙得多哩。我的胃痛現在真的完全好了，以後也用不到去受按摩術了。」彭少爺，多謝你的發見，等一會我請你們到海軍

青年會 Y · M · C · A · 去喝杯 C O C A C O L  
A 罷。」

三個人坐到咖啡座裏，要了三杯蘇打水來。  
田小虹指着桌上鋪的黃色布，對彭包二人說：

「這裏佈置頗有東方意味，我們好像到了班禪喇嘛住的宮殿。你們看，這裏的窗子都不是用姜黃與硃黃二色的油漆塗抹的嗎？美國人近來大約厭棄了他們的物質文明，也想來學習東方的精神文明起來了。」

……  
從沙利文到海軍青年會，從海軍青年會到月

宮飯店，前後一共只有十五分鐘光景。包度雅興勃發，站在上海大戲院隔壁紐約咖啡店門前，對彭田兩人說道：

『進到裏面去罷，你們可以見識一個新鮮玩意兒哩。』

在門後一隻美孚油箱上，放着一隻像自働西洋鏡的鐵櫃，從上面一塊小玻璃可以看見幾張香烟畫片式的小紙畫着幾顆櫻桃杏子與金鐘，包度摸出一個雙角銀毫，放進櫃旁一個小洞裏，右手用力把一根鐵柄向下扳動，只見那幾張香烟畫片般的東西旋轉不已，紅顏綠色，煞是好看。最後四張畫片恰巧轉到一色，四隻金鐘並列，嘩喇刺

一陣震響，頓時有幾十個銀角子從櫃裏滾出來，包度高喊起來：

「哈哈，今夜運氣真真好，給我扳中了頭彩了。」

銀角子跌在盤裏的聲音，吸引了咖啡店裏三個女招待的注意。大家圍湧到包度的身旁，爭先恐後向包度討賞。

「啊，包先生恭喜恭喜。」

「今夜，你好運氣呀。」

「你中的是金鐘一門，多麼難得，包先生，你快要交桃花運了，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包先生，這裏好久不來了，請坐下來吃幾  
客白金煎蛋罷。」

「拿幾隻角子來，讓我也來卜卜運道看。」  
六片櫻桃般的嘴唇，你一句，我一句，說得  
包度心花怒放，樂不可支。把盤裏所有五六十角  
的銀角子，灑在地上，三個女招待慌忙蹲到地上  
去搶拾。等到伊們站起來定神旋過頭來望時，包  
度，田小虹與彭少爺都早已揚長出門去了。

彭大少爺開了踢鼻頭汽車到夏令紀克去接他  
的老婆姨妹一行人等回家。剩下包度與田小虹兩  
個人在北四川路一帶踱方步。

郵政總局頂上的自鳴鐘，長短兩隻針的距離快併在一起了，再過六十秒鐘就是第二天的開始了。路上行人漸漸減少起來，街堂角裏的野薔薇花都移植到馬路上來了。到處站崗有三五成羣衣服襤褸的說明人，看見有人在前面走過：「喂！……羅宋人，東洋人。」

包度低下頭，一語不發好像有什麼心事的一般。田小虹收歛回他一雙探海燈炬式眼光，投射到包度的身上。問包度道：

「足下爲什麼忽然又不高興起來了。我們今夜不是已經享盡了很富麗很舒服的生活嗎？還需  
要什麼來飽滿我們的慾望呢？」

「在普通一般安分守己的人看來，」包度答  
 應道：「我們果然好像都是沉緬於酒色中的不良  
 少年。像今夜的一夜生活，的確完全是幾個公子  
 少爺兒的生活。雖則我們還沒有放縱到頹蕩的地  
 步，但是在一般不了解都會生活與藝術文化者的  
 眼光中，我們都是所謂聖賢宗法的罪人與禮教的  
 叛徒呀？我們置身於高速度節奏的近代都會中，  
 被捲入於交錯式的生躍活動的漩渦裏。應該是感  
 到無上的滿足與歡樂的了，不會再有什麼煩悶什  
 麼寂寞的了。其實愈是愛向熱鬧場中尋求歡樂的  
 人，愈是會覺得人海一粟般的寂寞孤寂。都會裏  
 的一切人物萬象，祇能使人感到官感上一剎那的

刺戟快樂但決不足以慰人們心靈上永遠的悲哀，不能消除那不可捉摸的恐怖。人類最大的痛苦，就是不能把整個的自我毀滅。我常搔首問天，爲什麼不賦給人類以像蝴蝶那樣美妙的生命，朝生晚死，死於濃豔芬芳的花朵之下，豈不直截痛快得多。我更懷疑，爲什麼造物者既然創造了伊甸園，又安排下了這個魅誘迷醉的人間世界。……你剛才不是問我嗎？我們今夜的生活很舒服很快，但是還有什麼不滿足呢？我現在也一時說不出其所以然。不過至少在我個人覺得今夜的生活也很平凡，並沒有像小說中的那樣奇異的情節或感動的故事在我們身上發生出來。在上海都會裏

度日子，不過徒然勾引起我少年流浪在美國紐約與支加哥一帶的回憶往事罷了。咳，人生無常，一切一切都要過去消逝的。十年前，在許多朋友中我還是一個意氣揚揚的青年，現在我却已經給人家稱呼老先生了。從前以小弟弟待我的，現在都是子孫繞膝，坐在家裏享閑福了。只剩下我一個，仍舊是天天喜歡在太陽底下散步，跟着年輕的人在一起玩。我不願躲到山林裏去求安慰，也沒有勇氣到寺廟修道院去作世外遊客。我還是喜歡在富於人間味的繁華都會裏生活。雖則明知道在這裏也是永久不會求得真正的安慰，但是我們無論如何終捨離不了這個生動活躍的現實人生

呀！……」

「哈哈，兩位興緻好！你們打算到那裏去？」  
一個矮胖撲滿罐面的少年，從後面拍着包田兩個人的肩膀問道。

「啊！原來是易春田兄，久違了。」田小虹旋過頭脫口就招呼背後的少年。

包度接着問易春田道：「幾時回到上海的，自從你伴新夫人到杭州去度蜜月以後，我們無時無刻不在想念你，即使在馬路口看到紅錫包香烟廣告的時候，也會連想到你。新夫人還沒有見過面，一定是很賢能美麗的罷。」

「伊是我所認為世界上最可愛的姑娘。鄙人

對於這件婚姻，十分表示滿意，其餘不必加以研究罷：：這樣深夜，你們還在馬路上散步，打算到什麼地方去呢？跳舞場嗎？」

『足下如有雅興，同人等無不樂從。』

『好，現在的跳舞場比從前發達得多了。記得兩三年以前，除了私家或幾家上等旅館內有所謂跳舞之外，上海之大，似乎還沒有一家公共的舞場。現在上海的舞場，可算多極了。著名的我們從西算到東，海格路有DELMONTET靜安寺路有大華飯店，有PLANTATION有LITTLECLUB西藏路有巴黎飯店，有爵祿飯店，南京路有大東，永安新新舞場：在這

真北四川路跳舞場還要多，頂北有樂極，現在已休業了；橫浜橋北有青鳥，南首有拉馬，有桃山 M O M O Y A M A 再南有一家俄國人開的 P O L A I N N I A S 還有 L O G C A B I N ，奧迪安戲院南首，有一家叫東方舞場，虬江路那裏有那沈醉的閒樂宮，虬江路南有愛亭，有娜拉，有龍，有月宮，有金星，其間有幾家因為營業不振都先後休閉了。但是新開的也很多。最近在月宮飯店下面九十九號裏開了一家日本舞場，在虬江路也多了一家日本舞場叫做 T R O C A D E R O 裏面有幾個日本舞女，生得都很俏美，而且都是有錢人家的姑娘，受過高等教育，舞術很精，招

呼客人，更是盤踞週到。現在正是TROCADERE  
R最熱鬧的辰光，我們一同進去尋樂一番罷。

三個人從老靶子路口朝北走，經過99號  
的門前。忽然門口出來一對男女，男的身材長得  
很高，姓莊，是留學日本的性病專科醫生。住在  
上海虹口一帶的日本人，凡是提起喜歡喝太陽啤  
酒莊醫生，都會說出他的姓名。因為他生得特別  
高長，所以還替他取了「九峯」一個別名。他看  
見包度一行人等在前面走過，就喊了三個人，慌  
慌張張地問道，「各位到那裏去？」

「到TROCADERE去！」

「我們一同走罷。這一位就是T. R. O. C. A. D. E. R. O. 的日本舞女，讓我來給你們介紹吧。這是包度先生，上海有名的小說家。那一位是田小虹先生，十十黨部的中堅份子，那一位是易春田先生，十十香煙公司的華總經理。……」

三個人中祇有包度是會講日本話的，就同春子姑娘攀談起來。兩個人並着肩走在前面，愈說愈投機起來，一直走進T. R. O. C. A. D. E. R. O. 的門口。從外面望上去，這好像是一間臨時搭蓋起來的茅屋，面積比法國公園裏的涼飲方亭大上三四倍。推進門櫻花盛開，滿室春色，嗚嗚的J. A. Z. Z.

音樂隊員在場角裏一壁跳一壁吹奏。兩個薰面的斐律賓男子揮舞着擴音號筒正唱着富於魅誘性的歌曲。還有那一支強烈的電炬，輪轉着射出青，紅，藍，白，黑，紫，黃的色彩，像蛇舌火燄般的刺觸人目，閃照在那舞女們一對對肉感豐富的絲襪腿膀上，更覺得滿室充溢着肉的霧氣，真是誘惑異常。

他們一進門，就有白衣侍者過來招呼，在模糊的燈光裏，領到一顆紙紮的大櫻花樹下坐定。那位妙年皓齒的春子姑娘，把外前面玄色絲絨的大衣脫下，笑微微授給包度。包度忙接下轉交給旁邊侍者。他輕輕拉過一把籐椅子來請春子姑娘

坐下，自己就坐在對面。田小虹，易春田，與莊九峯圍坐在旁邊另一隻小籐桌邊。不待吩咐，五個人面前都放了一杯蘇打水。

『BOY 這裏來兩杯白蘭地。』包度回過頭來對侍者道。

『包先生，』春子忽然說起上海話來了，『我不會喝酒，改叫一杯FRUIT COCKTAIL罷。』

『COCKTAIL，不是酒嗎？』

『我想先生平日不常涉足跳舞場的吧，不然怎樣會把COCKTAIL當起酒來呢？』

『不要見笑，我今夜的確還是第一次到這裏呢。』

舞嗎？

田小虹從旁邊那隻桌子過來，對包度說：『失禮得很，你能允許我同春子小姐跳一次

『請便，不要客氣。』

田小虹就攙着春子的手，兩個人走到中間光滑的地板上，跟着樂隊伴奏節拍跳着華爾資舞。包度微微嘆了一口氣，一手拿着玻璃杯放在嘴唇邊，一雙眼睛很熱心地在一對一對舞侶的隊伍中間追逐春子的身段姿影。

在包度的心目中，那時候的春子真是他生平第一次看見的可愛的姑娘。一雙燦閃光的銀漆皮鞋，襯着那一雙穿長統肉色的巴黎絲襪的腿膀，

一對苗條的脚，肌肉平勻，粗細合度。兩雙腿膀合攏在一起時，緊貼得中間看不見縫隙。當伊豎起脚尖迴旋的時候，那披在上半身像新娘穿的雪白薄紗飛舞起來。伊每移動一步，露出雪白的胸部，隱約可以看見亞刺伯式的半裸裝束。田小虹的手臂，很巧妙地圍抱在伊那肉感豐富的腰帶上。伊的頭仰靠在田小虹的頰巴下；田小虹的鼻端與嘴唇，緊湊着春子的烏黑的頭髮，下部移動着脚步，止而不住地嗅着從春子身上發出來的香氣。

「啊，啊，熱死人吓！」春子跳完了舞，走到包度那隻桌子邊坐下把椅子移近包度身旁，

張開那一雙長睫毛的烏黑眼珠，嬌媚無力般地瞥射了包度一眼。包度也正睜大眼睛向伊看，兩個人的眼光很迅速交錯了一下。包度漲紅着臉，把一杯FRUITCOCKTAIL送到伊面前，笑微微道。

「跳得真巧妙吓！你渴熱了喝一些罷。」  
「多謝你的盛意。……咳！我們幹這種生涯真是乏味。」

「你當舞女有幾時了！」

「才學會不到半個月哩。」

「新來上海嗎？」

「真是。我的家在日本東京，因為生活不自

由，所以同幾個同學到這個東方的巴黎。想增廣一點見識。初到上海，因為言語不通，隨處感到不便，而且在上海真不容易謀到職業，就在這裏當舞女。現在生計果然可以維持了，但是像這樣愉快的事情當了一件職業去幹，那就沒有什麼興味了。」

那時兩個人的談話聲音愈說愈輕低下去，只有他們兩人彼此可以聽出。音樂却愈奏愈震響起來，全舞場都是一對挽着一對正在與高采烈地跳着爾斯登舞。田小虹另外尋到一個穿花旗藍色短袍的日本舞女做對手，易春田抱着一個瘦長的

黑衣廣東舞女；莊九峯因為急於回家，一個人先走出舞場了。……

舞場裏緊張的霧圍氣，一直到兩點鐘才漸漸地冷寂起來。塗臘的油木地板上散滿了香賓酒瓶的塞蓋。桌椅凌亂，侍者脫却了白衣在收拾掃除了。那滿樹的櫻花，都萎落鋪在地上，隱約可以看見被蹂躪的脚步踪印。……

在第二的朝上，有人看見包度一個人，從月宮飯店的門口走出來。

約摸過了一個星期，田小虹拿了一張當天的申報，到××書局去尋包度。兩個人在寫字台上

一同念着本埠新聞欄裏登的一條新聞。只見大題目寫着：

### 日本富女投身舞場

後面還註着兩行標題「家資六十萬，因細故逃滬。」……日本女子××春子芳年二十，爲東京富商之女。在日失蹤，已月餘。乃昨日爲日領事館警察在海能路七號特羅卡狄羅跳舞場覓得，方欣然度其舞女生涯。據說春子係高等女校畢業生，其父業絲織物貿易，家資在六十萬以上。自春子失蹤後，旋即病歿，其兄請本埠領署代訪，因而獲見。至其出亡原因，大約由於家庭細故。

此外又有二十一齡之秋子，二十三齡之××夏子亦背家來滬，同在該舞場充當舞女，經日警勸說後，已允積資返國。聞三人來滬約有四星期云。

十八年三月一日。

曲 鳴 奏 光 月

世界上我最愛的是三樣東西：  
那便是老婆，詩歌與朋友。

——邵洵美。

「我祇是愛伊，伊是我的老婆；老婆是我唯一的愛人，我祇是愛我的老婆。啊！啊！世界上我最愛的東西——請諸位原諒，在中國文字中我找不到比東西更適當的字兒，莫如我的老婆。」

詩人斯文，在他朋友的面前，無論他的愛妻在旁或否，總是聲聲口口地誇讚他對於老婆專一的愛情。他是一個把終身的愛情輸誠於老婆的好少年。他的老婆也是把伊自己整個的愛情，獻給丈夫的一個賢良妻子。他們的確是一對恩愛萬分的佳偶，朋友們對於他們倆常生出無限的羨慕，尤其是一般尙未結婚的年輕朋友們，都在暗暗希望，在將來能夠得到他們一對中的一個對象做他們

的永久伴侶。

一天，斯文在他書房裏，四周圍聚了好幾十個朋友，正在舉行一個文學誦讀會。他一個人站在中央，側着瘦長的臉龐，一雙黑白分明滑溜溜的眼睛，注射在一本很厚的書本上，有時眼光從書頁溜出像電光一般地瞥看房間角裏張掛着的門帘，帘後好像藏有一件柔軟的東西在那裏閃動。他提着清楚響亮的喉音，當衆披讀剛從一個朋友寄來武者小各實篤母與子的譯稿。他恰巧念到這

一段：

『閻羅王把一千男鬼集合在一塊兒，於是就開始問了。』

「從沒有想過愛自己的老婆以外的女人者，請舉手。……」

他向四週的座上朋友瞥了一眼，輕輕咳嗽一聲，繼續念道：

「舉手的男子有幾百。閻王把他們引到照妖鏡前邊一照，身邊只有一個女像的不過二十三人，可是二十三個人裏面，只有一個不是意志薄弱的。我對於這僅有的一個男子，真想跪下去向他膜拜了。」

書房裏的人，都紛紛開始討論那本小說了。一個方面大耳，身材魁梧紳士式的中年人，從容自如地站起來說：

「我愛作者的作風，簡潔明瞭，字句清淺，却是含蓄有異常的力量。你們且看他的開場幾句就是多麼地有氣焰！」我的名是平山平六。年四十八。職業是著作。身長五尺八寸五分。身重八十六斤四兩。時有增減。雖有妻而無子。「寥寥四五十個字，就把作者的形像活現出來了。一看了或者會叫人覺得好笑，覺得這樣的修辭太重笨了，但是它有一種力量，能夠使你們在發笑中發出一點同情的意味。這就是所謂幽默的作風吓：

……  
中年者還沒有把話講完，有兩個青年，同時插進着他們的議論道：

「那二十三個人，一定都是沒有找情人的機會，或者他們是不夠資格再去愛上別個女人……」

「閻羅王真聰明真可愛！虧他想出這樣的消遣法。……但是武者小路實篤也未免太挖苦我們男子了。如果他審問女鬼起來……我想……」

於是，大家議論紛紛，幽靜的書房，頓時變成好像茶館書場一樣。有人爲那二十三個男鬼辯護；有人考證出來這個故事是由有島武郎講出來的；也有人在討論譯本的文筆太忠實太日化了：

突然起了一個響朗尖利的聲音，把喧嘩嘈雜

聲鎮壓住了。詩人斯文，笑微微地向衆人開始說道：

「武者小路實篤想跪下去向他膜拜的一個男子，這並不見得就僅有他一個吓。老實說就像區區罷。我是除了老婆以外，從來沒有過再去愛別的女人的。這算是什麼稀罕？你們中間差不多有大部分的都已有了老婆了，大約都會贊成我的話吧？如其那位小說家真的想跪下來膜拜的，我想這裏就有好幾位可以受這樣膜拜而無愧的吧？」

「對吓！對吓！」衆口一聲地附和着。

「可惜閻羅王沒有到我們這裏來。」一個沉

靜深思的青年，也開口了。「不然我們正可以來實地證驗一下吓。」

「那位小說家也不在這裏，我們沒有福份受拜，可惜，可惜。」

「用不到勞駕閻羅王，也用不到邀請日本作家來。」斯文回答道。「只消請我的老婆來就夠了，菊，你出來罷。」

了。  
書房角裏的門帘一動，斯文夫人的倩影出現了。

大衆全體離座起來，伊含笑向他丈夫的朋友逐一招呼。雙頰紅得像蘋果一樣。她走到斯文身邊，把頭依偎在他懷裏，半羞半嗔的說道：

「一條又在尋我開心了。」

斯文的夫人菊女士，是非常喜歡音樂的，同時對於繪畫，文學都生有很深的興味。斯文只愛做詩，做小說；他們倆合辦了一個文學雜誌叫做羽音。斯文常常愛向圖書館中討生活，到書店裏去漁獵。菊女士則喜歡到音樂會去，或者到歌劇場去看意大利的歌劇。斯文對於音樂，全本是外行，但是為討好他的夫人，也常常伴伊到市政廳去聽交響樂會，有時買一點關於音樂家的傳記故事，在黃昏進到臥室之前，很有耐心地講給他的夫人聽。

其實，他根本不懂音樂。常常穿了騎馬短褲伴他的如玉夫人到音樂會與歌劇場裏，坐在藻座穿着大禮服的西洋人旁邊。手裏拿了史文朋的詩集，獨自一個人在披讀。有時也挾了西洋歌劇本事，在歌劇場中對照台上的演劇與書中的插圖。

有一夜，天上的月光很清冷，這一對藝術家  
的夫妻，都睡不着覺。斯文一個人走到書房中，  
坐在寫字台旁讀書，神經處於衰弱的狀態，似乎  
看見許多詩人的精靈圍繞在他四圍，忽然詩興勃  
發，抽筆寫了一首詩出來：

我夢見立在愛普廬的座旁，

玫瑰花的座周有小鳥歌唱；  
莎菲撥彈着她七絃的仙琴；  
史文朋抱着他火般的愛兒；

濟慈正睡醒了癡盼看夜鶯，  
倒流的淚染苦了甜密的心，  
他是個牧羊兒在草上橫臥，  
月娘戰戰兢兢地過來偷吻；

啊這自然的圖畫的音樂的，  
是萬雷的靈魂吐出的詩句，  
貝多芬的新風南的變形吓，

又有着瓜綠的風景的神髓；  
你這坦直多情的田夫彭思，  
含淚時的你也總帶着笑意，  
啊快樂是甜的憂愁也不苦，  
鄉村裏的愛有天然的風味；  
豆般的煙燈邊的是包特蕾，  
你是不是天上墮落的魔鬼；  
你把你的肉你的血做了詩，  
你這妖兒豈也在地下生產；

我不見拜倫雪誅莎士比亞；  
也不見詩歌的祖宗的荷馬：

那愛愛友的愛妻的哥德吓，

祇孤單單地……

還沒有把詩做完，忽然從隔壁音樂室裏送出一陣鋼琴的鏗鏘聲音；他的詩神就給音樂女神驅逐去了。他拋去了筆，在書架上檢出了一本孩子們的音樂，走到音樂室裏去。

「菊，不要彈琴了。我們還是來講講故事罷。」

他走過去，坐在伊的身旁。伊有意低了頭，將背向了他而笑。後來四片嘴唇接觸了，他很愉

快地開始念講那樂聖貝多芬的故事：

「一天晚快有一個男子在一條小路裏沈思而徘徊着。這男子正是當時稱爲世界第一的大音樂家貝多芬。偶然走到一家很齷齪的茅屋前，貝多芬似乎嗅了一驚地立定了。因爲這齷齪的茅屋中有好聽的鋼琴的音樂出來，所彈的曲正是貝多芬所作的F調奏鳴曲，一首很難彈的樂曲。」

「哦！這樣的茅屋中，有誰在彈我的曲？」貝多芬自言自語地走近窻下去，傾着耳朵聽。不一回，忽然鋼琴的音戛然停止，同時聽見一種可愛的女子的聲音：

「唉！不行不行！這樣難的曲我到底不會彈

的。一生只逢一次也好總想聽聽貝多芬先生的演奏。」

「回答的是一個男聲！『……我只要不是這樣窮，無論多麼貴的入場費也給你去聽；像現在亟亟地逐每天的生活，真是沒有法子。且忍耐一點罷！這幾天內也許你的好運要來了。』」

「於是又聽見女子的聲音：『那裏！我說說罷了。要阿哥牽掛，真是不敢當了！』那女子似乎哭泣着的樣子。」

「聽到了這等話的貝多芬，不能自禁，就突然開了那外門而走進屋裏去了。」

「屋中只有一個房間，只點着一支小蠟燭。」

叫做阿哥的那個男子，在那裏做皮鞋。旁邊放着一架舊而且壞的鋼琴。在鋼琴前面，一個衣服污穢，却又有清白之感的十六七歲的姑娘坐在椅子上。仔細一看，可憐這姑娘的眼睛是盲的。

「貝多芬吃吃地說：「我是音樂家，想來給這位姑娘聽的。」

「原來這樣！那是感謝極了！不過這樣污舊的鋼琴不中用呢！」

「不，甚麼鋼琴都好。姑娘的眼睛看去似乎不自由，她怎樣學得這難彈的樂曲的。」

「那女子怕羞似地紅暈了面孔，回答說：「這不是學得的。我們以前的鄰家，有一位上等的

夫人，她每晚彈這曲，我只是隔窗就聽來的。」

「貝多芬聽了這番話，更加覺得可憐，就無言地彈一曲了。……」

貝多芬忘記了自身，出神地奏着。在鍵盤上飛移的指，電氣似地動着。兄妹二人的眼中自然地流出淚來。

「曲彈完了，貝多芬想要立起身來的時候，淺巧窗裏吹進一陣風來，把蠟燭吹熄了。那晚上月亮分外好，清風通過了窗照到鋼琴上，在這清幽的月兒之前，一切事物都美了。想立起身來的貝多芬，也感動於這美麗的光景，仍舊坐下在鋼

琴前面了。阿哥低着頭問：「先生到底是誰？」  
「貝多芬不答！開始另彈一曲。彈的就是起先那女子所彈的，兄妹二人，好比觸了電地突然立起來叫：「噫，你就是貝多芬先生！」

「在貝多芬想歸去之前兄妹二人攔住了他，要求再彈一曲。貝多芬就再坐在鋼琴前面。這時候月色愈加清冷，照成蒼白色的女子的半身，石膏像似地出神。鋼琴受着銀一般地美的光輝，感動於神怪的光景的貝多芬的心中，自然地湧出了一首美的音樂。

「那末就以這美麗的月兒爲題作一曲罷！」說過之後，貝多芬就照所想像出的在鋼琴上彈

出了。起初是靜的調子，彷彿在廣大的海面的彼端，清麗的月靜靜地透出水面而登天，白砂都像水晶的寶玉般地發着光輝；森林，曠野，都爲了這月光條展開着一幅圖畫一般。不久之後，調子立刻激烈起來，淒涼起來。這好像是在天的一方有許多妖靈出現，在月兒中遊戲，奏出不可思議的音樂而狂舞着。曲愈進愈急，終於變成怒濤飛散似的悽慘而又似莊嚴的聲響，不可言喻。聽着的兄妹二人，彷彿感到自己昇天茫然自失了。

「等到兄妹二人漸漸蘇醒轉來的時候貝多芬已經不在了。」

斯文念完了這一則生動的故事，他的眼睛露

出一點濕潤的神情，再看他愛妻，雙眼緊閉得像希臘女神的石像一般，柔輭地蹣跚在他的懷抱裏。他拋開書本，展開兩臂輕輕把伊抱起來，露出一種中古世紀騎士的神姿，放開脚步踏出與懷中玉人呼吸的節奏，很高傲地把伊抱進到臥室裏去。

一星期後，菊女士別了他的丈夫，到杭州靈隱寺去做水陸道場。斯文獨自一個人在家，覺得很是岑寂，而且無聊得很，書也沒有與緻看了，詩也做不成了。朋友們近來也不大到他的書房來小坐了，因為他新搬了家，離開上海的熱鬧中心地很遠。他祇是孤單單地關在書房中一天到晚在

默想着，好像修道士一般。

一天，恰巧是星期日來了他的姨妹薇女士，偶然談起在伊讀書的學校裏，有一個女同學，非常欽佩斯文的詩；伊差不多在每個星期日，要到書店裏去買新出版的羽音週刊，特別選讀斯文的作品。他聽了，心裏不覺暗暗地動了一動。於是好像有意又像無意地問道：

「薇妹，你又要同我說笑話了。」

「人家誠心好意地告訴你，難道做姨妹的敢同姊夫開玩笑嗎？」

「哦，但是，我總有點不相信。」

「那只好隨你便了。」

『話起來，在你的女同學中，也會有人喜歡文學的嗎？』

伊突然把話頭又開，搭到旁的事情上去：

『今天我悶得很，你陪我到卡爾登去看影戲好嗎？今天開映的是擺里穆亞的江湖情俠，做得很好；聽說這是描寫一個法國詩人的戀愛故事的，我們一同去看五點半的一次罷。』

『好的，現在辰光還早哩，你是難得到這裏來的。你的阿姊在家時，你一進門，就要拉伊一同出去，不是到惠羅公司去剪衣料，到綺華公司去買花邊；便是到雲裳公司去做衣裳，到一樂也去剪髮；或者到沙利文去買糖果，漢黎洋行去揀

香水：：這書房裏是不容易勞動玉趾光臨的。今天既然難得到了這樣的機會，薇妹，如其你不服惡地方齷齪，請坐一歇談談罷。」

「姊夫的嘴真利害，這一點不像出於一個詩人嘴巴裏的話，如果給郁慧小姐聽見了這樣的口吻，一定要當你一個輕薄兒看了，不知將多麼的失望哩。」

「誰是郁慧小姐？」

「究竟不愧爲一個詩人，多麼的機靈吓！咳，男子多不是老實人。：：只消聽見了女子的名字，就要：：」

「好妹妹，我也給你取笑得夠了。：：：請爽

爽快地說了出來罷……」

「這位小姐，說起來一言難盡。：姊夫，今天你一定要請我看影戲去的，而且下面熟人太多，我不想坐，我們坐樓廳好嗎？如果你有幸運，今天或者會看見伊的。因為伊看起影戲來，終是約了幾個同學，喜歡大家躲到樓上去的。：：：」

「好，好。一切都由你作主，如果你想在外邊吃夜飯我可以請你到意大利飯店去。但是，請你不要賣關子了。」

「實在叫我一時無從說起，不是有意要捉弄姊夫吓！……伊生得真漂亮，在平日你常說我是一個美人，但是我與伊比較起來，伊真要美麗得

多哩。圓臉烏睛，神秘的眼光，漂亮而活潑的新時代的女子。……但是，有許多地方，恐怕比不上我的阿姊哩。……」

「我是結過婚了，又不要你做媒人，爲什麼還說這樣的話呢？我不過想打聽那位女讀者是那樣的一個女性，將來如有機會，能够做成朋友，結交文學因緣，未始也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吓！你不要來再給我開玩笑，不然，等你阿姊回來以後，一定要告訴給伊聽的。」

「那末，叫我說些什麼呢？伊的性情嗎？思想嗎？……將來你自會自己去考察的。講伊的學問嗎？伊是我們同級中成績最優的第一名高材

生；伊的才幹嗎？伊通英法兩國文字，愛讀詩歌小說；你在上一期羽音上登出來的那一首長詩月光奏鳴曲，伊非常賞識讚美的。昨天還對我說，渴想拜見那一首詩的作者，因為你用了一個靡嘶的筆名，所以伊沒有知道也就出於伊平日最欽佩的那一位詩人的手筆。伊，不大愛看中國現代作家的小說，除了東亞病夫的魯男子，與張資平的幾本戀愛小說以外，伊只愛讀法國浪漫與高蹈派的作品。聽說伊喜歡的小說有兩本，一本是保祿蒲爾善的女人的心，一本是邊勒魯意的阿弗洛狄德。……

「啊！啊！這真是了不得的一位女性。我渴

想見伊一見，什麼時候請你介紹好嗎？」

「星期日的上午學校沒有功課，伊終是在學校的，下個星期日你如果有空，可以到我們學校裏去，我給你介紹就是了。不過最好你先寫好了一封信，一封很普通的信，只寫些景仰一類的話就夠了。或者，你托詞問伊告借伊所藏的那精裝的英譯本阿弗洛狄德。明天我可以替你當面轉交給伊。」

「怪不好意思的，第一封給不相識者的信中，叫我怎樣寫起呢？還是照你第二個方法罷，其實我自己也有了英譯本的阿弗洛狄德了。……」

「阿吓！辰光過得真快，現在已經是五點鐘

了。叫阿祥預備好了車子，我們一同動身到卡爾  
登去罷。」

斯文寫給郁慧小姐的信，已經給他的姨妹帶  
去，這是寄信後的第七天了。

太陽光還沒有曬進房間內，老早已經爬起身  
來。他今天起得特別早，梳洗完畢，換上一條從  
倫敦帶回來的白硬領，打了一個黑色領帶，脫下  
灰色長袍，穿上一身簇新的玄色嘩噠西裝。頭髮  
梳得光滑，皮鞋擦得發亮。挾了兩本他自己做的  
詩集：冰一般的貞潔與薔薇花瓣。匆匆忙忙跳上  
場鼻汽車，向大西路一帶駛去。

他一個人坐在車廂溫暖的坐褥上，任憑着他的想像在腦海中湧呈浮現：

『做詩，總沒有學習音樂的來得趣味。一個詩人，不懂得音樂，真是一件大損失。音樂家不懂詩歌，仍舊可以成功爲一個樂師或吹打手，等到懂了詩歌，對於文學有了興味的音樂家，却愈加可以增高作家的地位，發展他的藝術天才。詩人而不懂音樂，他的作品，至少是無法給小姐太太們在音樂會或歌劇場中歌唱的。就譬如我那一首月光奏鳴曲罷，假如沒有知道那原來的故事，決不會平空得到那樣美麗的靈感，做不出這樣可以感動少女之心的一首長詩的。我真應該謹謝音

樂之神所給我的惠賜。我更不得不感激我的老婆了。老婆，有半個多月沒有見伊了；不知道伊又瘦削了幾多？一個人在客旅中一定也很寂寞，我不應該放任伊孤獨在外面，現在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伊固然祇是愛着我一人，但是，一個弱女子，隻身住在外面……哦，我不應該這樣胡思亂想下去，爲什麼我要發生歪邪的念頭呢？……我希望伊早日回到上海來。記得上星期日，卡爾登開映的第一張江湖情俠影片做得實在太感動人了；一個喜與平民來往的青年詩人，偶給同伴們把他拋進到宮堡裏，跌落在閨房深處一個美麗的公主足前，伊是多麼地喫驚，幾乎叫喊出來。門外拿

着武器的衛兵們，可以隨時進來，武器是沒有眼睛的吓。幸而那位詩人的清秀臉貌，吸引了公主的驚愕注視，雖則他穿的一身襤褸的衣服，但是他那一副溫雅的姿態，煥光的精神，可以看出他不是一個惡少流氓。他多麼地玲瓏吓！走近去想拾起剛才從公主手裏跌下來的那一本皮裝金字聖經式的珍籍，伊不待他折下腰來，急忙自己俯身奪取，但是書已到了詩人的手中了。伊怕羞似的漲紅了臉。啊！原來那書是一本詩集，並不是聖經；雖則伊正跪在聖母像前，好像正在祈禱的樣子，這是一本抒情詩集，看詩集的名字，詩人呆住了，原來就是他的作品！他露出了一種又驚又

喜的神情，心裏頭好像有十幾隻小鹿在賽跑。公主躊躇地輕啓櫻口：「你認識那個詩人嗎？聽說他是很喜歡同窮人做朋友的，全城的市民，除了我們以外，幾乎誰都認識他的。」詩人恭恭敬敬地回答：「他是我的好朋友。」公主頓時很親熱地就同他問長說短。那時詩人的得意可想而知，但是他會什麼不就報出他的法朗沙亞特維龍 *L'Amic* *de Villon* 的名字呢？那張影片做得真好，可惜我的老婆沒有一同去看。那一天我是伴姨妹一同去的，但是，姨妹終究是姨妹吓！……那天不知道郁慧小姐也在座嗎？伊如果看見那張影片，一定會感動的，因為恰巧與月光奏鳴曲那首詩的故

事，有許多暗暗相合的地方，伊既然同情於那位大音樂家貝多芬，自然也會對於那位詩人表同感的。啊！啊！我不羨慕什麼偉大音樂家，我只想永久繼續下去做謳歌愛情的詩人。……」

車子戛然停了，斯文的思潮想也中斷了。他下車子，走進賢範女子大學的門口，在廣大草地的彼端女生舍門口，薇姑娘聽見了汽車喇叭的響聲，伊一人個已站在那裏等候伊的姊夫斯文了。

伊伴領他到一間會客室裏，伊指通隔壁的一扇小門道：

「郁小姐正在裏面練習鋼琴，請稍稍等待一下罷。」

說罷話，伊笑嘻嘻地推那扇小門進去。

他起初很安靜地坐在皮沙發上，眼睛望着壁上掛的畫幅，中間一張最大的月光之夜，似乎最引起他的注意。十分鐘後，把客廳中所有的畫幅都看遍，不見他的姨妹出來；他就從袋中拿出兩本詩集來翻讀。過了十分鐘，絲毫未見動靜，他合上詩集，把領帶整理一下，拂拭肩臂衣外的灰塵，摸出一隻玳瑁小木梳，梳理了一下頭髮。又過了十分鐘，他望着那扇小門，門鈕一點不動。他似乎有點焦急的樣子，站起身來在客廳中徘徊踱着方步。：又差不多將過十分鐘了，他從內衣袋裏摸出四五封紅綠色的花紋信壳出來，上面有

娟秀的字迹，中間一行都是寫着「斯文先生親展」的字樣。他正待把最後的一封信箋抽出來重讀一遍，忽然一陣笑聲夾着鋼琴的音送到他的耳鼓裏來。忽忙把兩手放進大衣袋裏，他旋轉身來，小門仍舊靜悄悄地關緊上。但是笑聲愈加震響起來，而且還約略帶有驚歎調侃的說話聲浪來，好像有兩個人正在姿情笑語的樣子。他就放出一種尊嚴的臉色，重新坐下，笑語愈弄愈響，但是始終未見一對倩影出來。後來他實在耐不住了，激於好奇的心理，雙頰微微露出紅暈，輕移脚步，低下頭來，從鑰匙洞裏朝裏面望。他的蘋果式的頰臉突然變成了一對天津萊陽梨一樣。挺直胸膛

，把門推開。

在小室中，有兩個人的背影正佞坐在鋼琴旁的沙發上，他的姨妹突然從一個年輕美俏男子的懷裏跳起來，頭髮散亂，臉漲得飛紅。斯文正待斥問那個男子是誰。那個美男子已把外面裹着的長大衣脫下。一對姊妹不發一語。笑微微的望着斯文。

「你們一對幹得好事吓……」這樣開場的一篇頌詞還沒有從斯文的嘴邊吐出來。他突然又中止了，吱吱唔唔改說了這兩句警解自嘲的話：

「啊！啊！有了老婆的人，是沒有資格再去愛老婆以外的女人的。」

從那一天起，斯文，詩人做不成了。

十七年耶穌聖誕前五日初稿。

曲 奏 獨 寬 寂

我因為寂寞，所以創作。

——有島武郎。

在我認識的許多朋友——臭味相投的狐羣狗黨中，近來一個一個都傳染着寂寞的感傷病了。

包度每天從早晨到黃昏，在熱鬧鬧氣的馬路上看年輕姑娘們的腿膀跳舞；太陽底下的散步，就是他每天的功課。走得累了，就在那吐出大隊都會男女的影戲院門外站着，或是在愚園路或霞飛路的西洋飲料店靠街玻璃的桌子前沉靜地坐着，眼珠滑溜溜地向路上人堆裏望着，好像在等候他的 *Rendez - vous* 的對象。但是黃昏以後的冷落馬路上，常常在強烈的電燈光下，映出一個長形的影子，緊接着他的脚步，跟他他走向老家去。

秋山近來變做天界神仙之一了。他的手拐杖

不知丟在那裏去了，不論外邊是薔薇色的早晨，黃金色的黃昏，總是獨坐在拉丁區式的最接近天空的一間小房間裏，面嚮了血牙色的花紙壁，依戀回想着那一位肉感豐富的女性——在霧氣濃郁的跳舞場裏，已好久不見到他與伊的兩對腿了。

伯樂的行踪，一天一天地詭秘起來，大家都說他是東方的拿破崙；虹口公園裏，偶然可以瞥見他後影，雙手反放在身後，踱來踱去。大約是在追求「太陽底下的綠樹紅花」的生活。

庸嘶，澤萊，幻朱他們三位，出入都是雙影相隨，在他們不會領略到音樂會中獨奏曲 Solo. 的佳妙處，他們與他們的伊，都喜歡此唱彼隨的二

重曲 *Duet*，但是他們也不時嘆息嚷着無聊，因為他們都中了愛的創傷，貼身的那張膏藥使他們的行動不得自由。

猶留下琪哉一個人，已好久不見他的蹤迹；到處打聽他的消息，回音都是個耳朵形的符號。於是我們一羣的談天中就平空添了一個新材料，大家都很關心他，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有些猜他是投筆從軍，努力革命工作去了，有些猜測他瞞了親友乘長風破大浪去享受異國的情調了；甚至於有人異想天開，說他是被「浮士德」中的美菲斯多菲雷 *Mephistopheles* 勾攝去了……

一天，兩天……一月兩月地過去。大家幾乎都要忘掉他了，有幾位與他素有深交的，更增深了他們人生無常的傷感；其中有一位感情最熱烈的，一天，忽然似乎感觸到什麼心事一般，突然地向我們宣佈，他決心要去打聽出那一位失蹤朋友的下落。

寂寞寡歡的我們一羣，也就把周圍的空氣緊張起了一些；不知怎樣地，在各人的心裏，對於琪哉的失蹤事，都暗暗蒙着一種紗霧式的猜疑，——大約是他……？

又隔了一個月後，我們的一羣，仍舊沒精打

彩地在每個星期日上，在一家廣東茶樓上開茶話會。大家爲了避除掃興起見，都絕口不提那位不知下落的孤友。那一位感情最熱烈的，也好像忘記了他那天所謂自告奮勇的話，漸漸地講着他近日與女朋友們來往的事蹟——其實，他是一個在我們中所稱謂是修道者的青年，他所講的那些呢呢動聽的事迹，誰知道他都不是憑空編造出來的呢？

在我們一羣中，寂寞的霧氣一天一天地加厚起來，終不能因了那些強笑假歡而減少。

琪哉始終還是沒有消息。

了。  
我一個人，近來也漸漸感染到寂寞的傷感病

偶讀談龍集看見有島武郎的這幾句話：『我因為寂寞，所以創作。：我因為欲得愛，所以創作。：我因為欲鞭策自己的生活，所以創作。』又作者自己說：『我因寂寞在文學上尋求安慰；夾雜讀書，胡亂作文，不值學人之一笑，但在自己總得了相當的効果了。或者國內有和我心情相同的人，便將這本雜集呈獻與他；倘若沒有，也就罷了。——反正寂寞之上沒有更上的寂寞了。』

這幾句發揮寂寞心情的話，在兩年以前的我

讀了或許不會發生什麼感想。但在現今讀起來，却很表予同情共鳴。尤其對於最末的一句話。

今天，居然我收到他的來信。我也不必插加一句什麼話，看完來信，你們大家自然都會知道他的失蹤原因。

『××先生：

當我離開上海的前一天，同一位朋友在我們常去的茶樓用過一餐食而不知其味的晚飯。出來大家分手之後，我一個人走在兩年來印象很深的北四川路上見你坐着黃包車西向而來，在病中疲乏的我，一時沒有舉手招呼的力氣，看看你從身

邊掠過以後不知什麼時候再能相見。因為這回出走實在沒有預定，也沒有什麼計劃。

這回南行，爲的是養病——這病字是沒有說錯，固然不是像偷懶的學生請病假去看影戲也不是單純頭暈牙痛的毛病，說來也奇怪，我不久會時常發作的，就是心裏頭像感着秋後的寒冷，什麼事情也不願意再幹下去；若要把這種病症定一個名字，就可以說是一寂寞之感傷，「不過這話說出來，若給現在與綴正好或同情心較薄的朋友聽見，恐怕要斥爲多事無聊罷。寫到這裏，忽然記得廣州學生界傳爲笑柄的一件事，一位中學校長，有一個學生對他說：「何先生，我有病要請

假回家。」那校長撚着鬍子答道：『你無須病！不必病！爲什麼要病呢？！』

記得你說過我的生活是修道院裏的生活，很像啊！環境很好，各處很安定，除了寂寞之外，可以說沒有旁的缺憾了。我所在的「暖室」太暖了，實在覺得有出外給風吹一吹之必要，但屢次不捨得丟棄暖室之溫暖。積極的意志常和消極的情緒交戰，這就是苦悶的來源。

從前頗以爲有人比我更寂寞，或者可藉以自慰；可是現在覺得不免被騙。世上朋友間欺詐事很多，有騙錢，有騙力，這固然已很可怕的了。但我以爲最可怕的，莫如騙取同情心。

未南行之前，爲了免掉人家閒話起見，所以對人絕少談及，只會對一個與你很相知的朋友說過，我們的對話是：

『我打算離開此地到別處去。』

『爲什麼？』

『因爲近來寂寞煩悶不過，所以沒有心思做工作。』

『你不必走，回答者冷然說，不錯你的生活是枯燥得可憐。然而你從前豈不是倔強地說過你不願意受他人的憐情嗎？……』

這一段對話，你覺得如何呢；我當時聽了，實在有點承不住氣，過後聯想起那性情怪癖的某

校長的笑柄，又懂得同另一個世界裏的人說話，大抵都是這樣，於是反而覺得那段話很難得，很有意思。

海途中偶然感冒傷風，後來用冷水淋浴幾朝就好了。我愈覺得出外給風吹吹是必要的，雖則在暖室之外不甚安穩但也不怕。

最近兩天有閒得讀許多想讀未讀的書，母與子讀後很感動而且慚愧。那本書簡直生氣勃勃得可怕，裏面有許多地方彷彿指着我罵的。許多話打動我的心，即如說，「戀愛是自己的事情，辦雜誌是大眾的事情，因自己而離大眾，是男子之恥。」使我不能自禁的從冰冷的心底再發一點生

命之火星，覺得一切寂寞煩惱是個人的事情，而事業和工作——無論社會上大小事工——是公眾的事情，因為個人而離開大眾，是男子之恥。今後應當做點事情，怎樣做法，不到時機，未有把握。但今後的確要做點事情才對。

爲了防止我的病症復發，我決意澈底的治牠一下。：：不久或要到別處去逛逛，一時行踪無定，通信處無以奉告爲憾。：：：』

在收到那一封信後的第三天，我又收到他第二次來的信：

『××先生：

記得離開上海的前一晚，遇××先生，偶然講及「思想動搖的煩惱」問題，實在很有意思。歷史上有慈悲救世的釋迦牟尼，也有東征西伐的拿破崙，有爲人服務的愛迪生，也有對酒當歌的李太白。他們所走的路不同，但都是不枉過此一生的人物。世上可走的路很多，可是每人不能走兩條或以上的路。倘若一個人的眼睛只看見一條路的，實在幸福得很；不幸而看見許多可走的路時，煩惱便免不掉。我自己覺得心裏沒有安樂的日子，勉力支持，偶然遇一點刺激，前次離開上海就是這個原故。

昨天讀完金剛經，裏面有一段說，若有善男

子善女人，把恆河沙數的財寶去布施，福德固然很大，若從此經取出四句講給別人聽，此福德較前福德更大。我也許想修此福德罷，謹錄四句於這信後：

「惑則生死流轉，受身心苦，解則累滅苦盡，寂寞永樂。」

.....

我看完了那兩封信後連執筆寫回信的念頭，都被這位久已不知下落的朋友的寂寞心情所趕掉了。到現在，我還寫不成半個字去安慰他。

「悲哀與寂寞，都是自己的事，別人知道也

得不知道也得：終不會分去我的悲哀與寂寞的。那末，何必要求別人的同情，了解與安慰呢？我還是一個我，讓我獨自永久去領嘗我自己的悲哀與寂寞罷。」

另一個寂寞的朋友，好像在他小說裏，說過這樣一段獨白。

十七年重陽節後五日。

都會交響曲

曲昏黃秋中

沒有一個美神的女兒

有你那樣的魔術；

你那甜蜜的聲音使我欣愉

有如水上的音樂：

那時，好像是你的聲音

使這着魔的海波不興，

默躺着的浪兒光燦閃動；

靜風也似在那裏做夢，

那時中夜的月正織着

海的胸緩緩的鼓着；

伊的明鍊罩着深幽的大海；

好像嬰兒睡時的情態；

所以我的精靈也向你膜拜  
靜聽你而且將你崇戴；  
我對你飽滿的柔情，  
好像鼓蕩的夏海之心。

拜倫沒有一個美神的女兒（趙景深譯）

快到五點鐘了，怎樣他們還不來呢？

我坐在事務所裏，正作如是想。十分鐘前，  
剛讀見蘇利愛特莫郎的留滬外史中的「秋日野遊」  
一章，讀到了這幾句話：「新秋的重臨，在這  
裏好像又來了一個春天一般，灌木薄叢裏現出花

卉，嫩葉復茁。空氣發出一種搖撼人心的氣息，使人們的心靈感覺到疲倦而憧憬於愛情的幻夢。心頭挹鬱，鬢髯羽禽中的鴛鴦匹偶，假如分離了便要死去一般。『我就掩上了書，不想再讀下去了。我的一顆心，已飄飄在郊外野景裏了。

他們怎麼還沒有來？打個電話去罷？不，還是先寫信給伊。

『我至愛的××：

我真無時無刻不魂繞在你的左右，實在因為生怕人們的管閒事，鬧出話柄，所以不敢時常寫信來。想到從前，我們倆自由的生活，甜蜜的幽聚，不禁淚下難乾。……』

「這！這太無聊了。我又沒有真的心上愛人，所謂伊，不過是我理想中的一個對象。伊，只是一個沒有肉體的靈魂，我雖不生天通眼，但能信仰伊的存在。伊却是個天使，不會知道凡人間的事情。我何必多此一舉？真是無聊得很。無聊無聊，而他們爲什麼再不來呢？還是寫下去罷……」

「不禁淚下難乾，……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不對，前後矛盾起來了。決定不寫了。

「李先生，對不起，勞你久待……」

「哈，你們來了。」

「你忙呀！你儘管做你的工作，現在辰光還

早呢。』

『不，不，我並不在做工作，因為無聊，所以預備寫一篇：小說。：：：』

『什麼小說？戀愛小說吧？』

『不，不。一篇 *Romain*，想用書信體開場寫的。』

『同喬治桑的伊與他開首三封信類似性質的信嗎？』

『那裏！不，不。我們一同出去罷。』

黃昏真可愛吓！秋天的黃昏，處處都可愛。在熱鬧的街市中，強烈電燈光下，走在平滑馬路

上的都會少女們，個個都生得俏美動人，露出肉色絲襪的腿膀，剪了髮的 Mignon 式的頭顱。某女作家寫得真不差：『那裹着皮大氅，露着肉紅的小腿在街上遊行的女太太們，……實在那太好看，那好像假裝上去的如雲的光澤的黑髮，那灣眉，那黑眼，那小紅嘴唇，那粉都都的嫩臉，一切都經了神的手安放上去的。所有街上人們的熱鬧，闊氣的馬路上，會知道預備幾個美麗的，活的比鳥兒，比哈吧狗，比什麼都動人的東西，來讓人瀏覽。』哦，這位女作家，未免譏刺得過火一點了。但是，哦，伊自己真的要是一個藍襪子吧？啊！黃昏真可愛，在前面，這不是無產階級

的女工街嗎？看吓！成羣結隊纔從鄉下出來的年輕姑娘，也都都會化起來了。某詩人的打油詩道：『鄉下姑娘要學上海樣，學死學煞學弗像，學來有點恰相像，上海已經變花樣。』真是實地考察得來的一首卽景興詩。現在到了什麼地方？平坦闊氣的馬路不見了，都會裏的少女，放工出來的年輕姑娘，都不見了，啊！這太淒涼了，茫茫的夜色，觸目荒野，涼風送來，哦，快傷風了。還好，還好，上面有一輪皎月，西邊有幾朵彩雲，這裏有兩位忠實的朋友，前面有魁梧的車夫，後面有：

我正坐在風馳電掣的汽車裏，正冗自一個人

在那裏出神，在一片蒼白月光之下。同座的他們兩位，突然破了沉寂。

『今夜的月亮正好吓。』

『明天就是那『月到中秋分外圓』的良宵了。』

『在這裏，這個景色，這個時期，使我回想  
到去年……』

『對了。我們到海濱旅館去住的時候，也是  
經過這一條路。』

『但是，今天黃昏，比較覺得更有興味。』  
『太陽底下的散步，同月夜的駕車飛逝，的確有不相同的趣味。』

！  
』

『黃昏真可愛吓！秋天的黃昏，尤其是可愛！』  
我終於也開口了，勉強插說了這一句話。

我們要見史女士。

我們三個人，進了江濱大學的頭門，向一個男學生問訊。

『你們要見文學教授密斯史嗎？跟我來。』

『這裏地方真大！』

『建築巍峨！』

『空氣清鮮！』

『學生衆多！』

了。」

「只看見穿長衫們的男子。」

「唉，未免太枯燥了，太單調了……」

「密斯史就住在前面大洋房裏，恕不能奉陪

了。」

「多謝，多謝，勞駕，勞駕。」

「不客氣？再見，三位先生。」

「噢，怎麼樣？我們走錯了路麼？」

「爲什麼？」

「前面不是都是少女們嗎？」

「這是女學生的寄宿舍！」

「密斯史大概就住在那裏。」

「啊！我的心顫動起來了，怎樣辦？」

『不要緊，閉上眼睛走前去。』

『還好，還好。我們是三個人。我很得意地說，而且大家都已上了年紀的人了。』

『人家看起我們來，一定以為是學生的親屬來探望學生的。』

『你好像是一個父親來望他女兒的。』

『我呢，好像是祖父。』

『我？就算是表兄罷。』

大家彼此望了一望，不敢笑出聲來。離開宿舍門只有十幾步了。

我恭恭敬敬地對着一位服裝樸素的女學生問

道：

「史小姐在這裏嗎？」

「那一位史小姐？」

「教書的。」

「噢！是不是史蘭女士，我去請伊來，請到會客室裏坐。」

「史姊姊，史姊姊……伊一壁叫，一壁跳，一壁奔上扶梯去。」

久違了，史小姐，三個人異聲同調的對伊行敬禮。

「啊，是你們三位！請坐請坐。」

「路好遠吓。」

「真是難得，真想不到你們會來，而且在這辰光。」

「我們有一點小事，想拜託你，同時也順便來訪候你。」

「啊！真當不起。你們坐車來的嗎？」

「坐了一段路的車子，後來因為貪戀途中的景色好，所以就下車走來的。」

「今天月色真不差，你們的興致真不淺吓。你們三位來，有何事見教？」

「……………」

「……………」

我沒有聽他們答伊的話，只一個人沉靜地在  
回想我們的秋天中的描寫神句：

「夕陽愈向下墜了，愈加的鮮紅了，變成半  
輪，變成一片，終於突然的沈了；當將沈未沈之  
前，淺青色的霧，四面合來，近處的樹，遠處的  
平蕪，模糊融成一片深綠，被臙脂似的斜陽一蒸  
，碧中沒金，青中暈紫，蒼茫眩麗，不可描擬，  
真真不可描擬。我平生有愛紫之癖，不過不愛深  
紫愛淺紫，不愛本色的紫，愛青蒼中薄抹的一層  
紫，然而最可愛的紫，莫如映在夕陽中的初秋；

而且這秋的神奇變滅得太快，更叫人戀戀有「有餘不盡」之致。荷葉上飲了虹光將傾瀉的水珠，垂謝的薔薇，將頭枕在綠葉間的暗泣，紅葡萄酒中隱約復現的青春之夢，珊瑚枕上臨死美人唇邊的微笑，拿來比這時的光景，都不像，都太着痕迹。」

這不是恰如剛纔在途中初動身時所見的夕景描寫嗎？『望着遠處出神，一直到黃昏，』此情此境，我正在出神地領會。

三個人越談越上勁兒，我一個人仍舊在溫嚼畫句。

會客室的門開了，伸進兩個少女的娥首，一

警問又縮回去了。這一定是好淘氣的女學生，在那裏做偵探。

於是又想起了小貓來了。

「薇是一個老實可憐的人，見了生人總是羞澀澀的說不出什麼話，她在學校裏教授一點圖畫和手工的課，每天聽見鈴聲響就低着頭走上課堂，聽見鈴響又低着頭走出課堂，從不敢對些學生多瞥一眼，因此她到這學校上了一年多的課，只記得班裏男生的姓名，至於面貌，却都是素昧生平的。學生躲懶不到，她也不敢查問。……偶然有個學生來問她關於功課的事，或者她有話要對他們說，總不免紅漲了臉。……上課下課時，

遇見了男同事，她也從不敢招呼的，不知者或以爲她驕傲，其實她只是一味羞怯。見了女子，應當不是這樣罷，但她從前也會在女子小學裏教過書，常常被大學生欺侮得躲在房裏哭。」

史女士不會是這樣的一個人物吧，伊現在正不是「詞源滔滔，銀瓶瀉水」地同他們兩位談着話嗎？

「……………」

在大家臨道別的時候，我用這一句話來結束他們的談話；

「黃昏真可愛，學生的生活更可愛，我真想

到這裏讀書，享受一下學生時代的生活。唉，可惜年紀太大了，不能再回復這個「白晝之夢」的了。

一小時後，我們三個人已在可愛的霞飛路旁一家俄國飯店裏吃夜飯。若柯斯加（生菜冷盆），鮑爾血（菜湯），斤萊希基（肉餃）這三種佳肴，已把我們的胃腹充實飽滿了。

再過一小時後，我們出了哈爾濱俄菜館，一個奏提琴的不知名的俄國人，臨我們出門時，微笑地對我鞠了一個躬，那個伴奏鋼琴的俄國少女亦微頷首表謝意。因為在餐食奏樂的時候，他與

伊奏了兩首我生平最愛聽的黃昏曲，我一個人會拍了一陣子手掌。唉，唉，『知音難逢』，我不禁爲這兩位天涯漂浪的異鄉音樂家，暗暗地灑了幾滴同情之淚。

終於回到家裏了。母親同幼妹早已睡着了，我一個人坐在孤燈之旁，抽起筆來，在白紙上胡亂塗寫。——這是寫給我的理想中的伊一封信，繼續白天在事務所未寫完的那一封信：——

『……欲哭無淚，欲笑無聲……我幾乎要發狂了。好久沒有得到心上人的來信，我疑惑你是真的忍心離棄我了。因爲心裏鬱悶得實然苦悶不

過，我真的要發狂了。我近來精神不繼，飲食減少，夜間少眠，雖經許多朋友的忠告，可是我真沒法子自己驅慰自己，奈何奈何？我的肉體與精神，都已漸漸趨入病狀。將變成什麼病？肺炎病嗎？精神病嗎？心臟病嗎？胃病嗎？我沒有請醫生診斷過，所以也不知道。不過，照此情形下去，我一定免不了要生病的。我沒有勇氣自殺，也不能再上進奮鬥；逼處於一定壓迫之下，只有自己摧毀自己的一條出路了。我何曾不需要愛，但我不願人家甘冒種種的危險來愛我——如果人家愛了我，不但爲伊沒有愛，或者反要陷害伊的，那末何必一定要強迫人家來愛我呢？唉唉，什麼

叫做愛，世界上真的有愛情嗎？我自己明白，我是愛你的，你呢，並不是不愛我，但是，你太是沒有勇氣罷了！其實，我自己何曾有過勇氣呢？不來自己責備自己，反要去責備人家嗎？唉，我這個人，真未免太不近人情了。唉，我的愛人，我的愛人。我現在跪在你的面前，向你懺悔，我是單面地戀愛你了，我將永久地愛你。但是，你呢？以前我可不知，現在怎樣？將來怎樣？唉，唉。我何從而測知你的隱衷？因為你終究只是一個沒有肉體的靈魂，你是一個超人，你是理想中的戀愛對象吓。唉！我真的要發狂了。」

快到午夜了，不適宜於再奏唱黃昏曲了。彈

貝多芬的月光奏鳴曲吧？我沒有資格。

十七年中秋前夕初稿。

82

112348

191



1929, 8, 30, 出版

1—1500,



實價五角五分

上海真美善書店發行

